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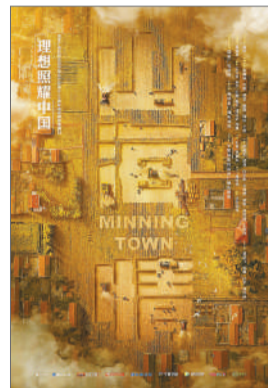


程序员也上真人秀了,下一个会是谁?

文化观察

豆瓣9.4 这部土味扶贫剧为何让人上头

追《山海情》时我们在看什么?



□ 何天平

开年的第一部大热剧,竟是一部扶贫题材的主旋律剧。

这部名为《山海情》的剧集跟流量、资本、偶像几乎绝缘,也兼容着人们可以想见的所有扶贫剧要素。从土味的叙事到一部命题剧追求的宏大主旨,却成了连年轻观众都在真情实感追的豆瓣高分剧,豆瓣评分9.4,口碑和关注度持续走高。时常出现在网上的一条弹幕是“你敢信我在上头一部扶贫剧”。

在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里,《山海情》的扎实都是毫无疑问的,更何况这部剧背后还有正午阳光的加持。但品相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关注度,面对今天的海量作品,优质的不在少数,但能成为现象级的终归是凤毛麟角。比起谈论制作层面的种种标准,一部剧集在社会文化层面能够集聚起的最大共鸣,或许我们更应该去深掘的焦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追《山海情》时,究竟在看什么?

让人上头的一定不是苦难和化解苦难的艰苦卓绝本身。《山海情》讲述了一个把干沙滩建设成金沙滩的真实扶贫故事,闽宁镇从无到有的过程,牵动着万千追剧观众的心思。然而在这个结局早已书写明朗的命题故事里,人们源源不断的感怀与感动从何而来?

传统意义上的扶贫题材剧往往由英模叙事主导,宏大立意和英雄主义的情怀在于剧作脉络之中,我们固然能够向往这样的表达致敬,因为所述之事本身足够伟大,却也免不了因距离尚远而难以靠近。《山海情》的最大亮点,则是在克制、微妙又略带诙谐的叙事里,通约出了一条与普罗大众真实共情的路径。可知可感,是这部剧之所以能被追起来的结缘缘由。

人是剧作最大的戏剧性。《山海情》做了普通话和方言两个版本,在细节处对真实质感的推敲到了极致。而这一切最终都作用回了人的叙事本身。剧中建构的人物群像,由家的视点来串联,脱贫之路上的一地鸡毛和千头万绪统统归纳进一个家庭的烦恼和幸福里。与其说这是一部扶贫剧,更像是鲜活的例证之一。再溯回剧集开篇,这样的调子其实早就被确立下了,摇摆摆在吃土还是吃沙,现实抉择里的村民们,都不乏家庭层面的考量,让返工作难上加难,而李水花的逃婚更让几个家庭陷入鸡飞狗跳,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带出了家叙事里人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改变,是唯一出路。

这一点又能关联到人们在生活中所津津乐道的土味、话语风格、角色造型、环境风貌,自然是可圈可点的创作特色,但这显然不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看点。能被大众真正勾画出的,是故事里的西海固作为一个独特而真实的乡土社会所投射出的某种代入感,或者是唤起,或者是反思,但始终有可捕捉的情感共振。只有理解这些人物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才能真切感知走出沙尘,迈向美好生活的意义。

人的背后,还有情。这部剧要回应的所有关切,也都藏在每一份人情之中。《山海情》里塑造的绝不仅仅是革命友谊,这样可被简单想见的粗线条叙事,最难得的是在剧中架构的复杂群像里处处不忘情,也处处都留有耐人寻味的空间。扶贫工作是个体性工程,个体的牺牲既是不改变的代价,也是改变的代价。许多观众对李水花的角色投以莫大的关注,她的情感婚姻选择令无数观众扼腕,马得福的爱而不得、安富永的背负愧疚,都不能挽回一个业已造成的悲剧人生。在沟通问题的沟通里,李水花说的那句“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那么金贵,令人沉沦。时代的变迁扭转了无数本该平顺的生命历程,在取与舍之间,改变命运,就变成了最大的主旋律”。

《山海情》有自己的野心,却也踏实于为这份野心要做出的所有工作,这是可贵之处。扶贫剧并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规定动作”,它同样是由一个鲜活人物和故事组成的文艺创作。在这一层面上,《山海情》打了一个极好的故事从来没有题材设限,主旋律的叙事也能够有自己的真诚和动人。

真人秀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这是节目的灵魂,也是最大的看点;秀则是它的故事性,故事性也是通过真实性带来的戏剧冲突去推进的。那么,引入素人,比如程序员,他们的真实性会更强。司若说,程序员是一个平常不太受关注、不太被了解的群体,甚至大家对他们还有刻板印象。观众对存在一定神秘感的未知群体,也会有好奇心。真人秀把他们非常真实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创造性的编排,会有较高的可看性。

我们不是只有游戏和代码,更有诗和远方

史成林喜欢看脱口秀,尤其看到与程序员相关的段子,啊,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呢。他同时也喜欢历史、诗词,参加过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奇妙的汉字》等节目。

看到程序员竟然有成为真人秀主角的一天,史成林颇感欣慰,让更多人来了解程序员这个行业,不要用既有的标签来认识我们,看到我们人不傻,头发也不少,也可以很有趣。多数的我们,聪明的脑子里住着有趣的灵魂,期待来发现和碰撞。我们不是只有游戏和代码,更有诗和远方。

张岩是一名在传统行业的程序员,尽管从外形上,他符合人们对程序员的期待:格子衫是他的常备服装,衣柜里有一堆,每天随机取出一件即可。但他觉得:程序员一直都挺文艺的,毕竟那么多关于程序员的段子,基本都是程序员自己编出来自黑的。

《燃烧吧!天才程序员》的最终成果,将被无偿应用于野生动物保护,这可能不是其他真人秀所没有的现实价值。宋龙说:科技类真人秀不是在消费这个群体,而是希望能真正增加对科技这个行业的投入,让科技成为一件大众关注的有趣、有意义的事。

希望将来也有类似美剧《Silicon Valley》(硅谷)的国产影视剧出现,让大家知道程序员不都是秃头、怪蜀黍,还有那么多年轻阳光智商高颜值的小哥哥小姐姐,让大家了解信息技术行业其实很酷很有意思。张岩说,哦对了,希望以后的真人秀,每次能多几个何淑婷这样的程序员小姐姐。

厨房烹饪大餐之时,脑子里还琢磨如何将一桌的精华留一手,等食客用餐完毕准备离开时,变戏法一般端出预留的精华,让大家打包带走。

纵然难度高,但有一类影视剧让人尤为期待番外篇:原始剧集三观很正,承载了感人至深又震撼魂魄的情怀,让人无论重刷多少遍都常看常新。

例如《琅琊榜》第一部中琅琊榜首梅长苏悄无声息的离世是所有人的意难平。琅琊榜系列第二部播出,内容和前作关联不大。但观众还是抠出了一点不是番外也当番外的联结,比如年迈的琅琊阁主简离出场时,谈起萧庭生的军阵之才,感慨了一声:有当年那个人的风采。观众秒懂,那个人是第一部的梅长苏,萧庭生临终遗言中说,得遇先师指导,去除了我心中的怨愤,是指少时在梅长苏身边学习的往昔。

对于不少观众来说,因为过于沉浸和喜爱,无比好奇是否在故事未展现的时空里,所有人还有新的存在痕迹,或许某些经典的好故事,可以在恰当时机借助番外篇的形式,给予心心念念的观众一种回眸,仿佛最初付诸的笑与泪,还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意外得到一声回响。



道,这是导致诸多悲剧的主要源头。

所以《无依之地》的价值,不在于它刻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它间接地表达出这个世界无数人正在经受的煎熬。回到自我,回到大自然,自然是解放内心的一种方式与渠道,但毕竟付出的代价有些大,不适合大多数人。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在人们被时代与潮流推动着向前走的同时,可以多一些内心生活的时间与空间?

赵婷或弗恩可以指出问题所在,但他们只是叙述者与电影角色,他们只是启发者而不是指导者。向前的道路,有许多种可供选择,已经有人在走的路,我们可以走,但那些尚且人迹稀少却充满趣味的新道路,也等着我们自己去发现与开拓。



综艺节目《燃烧吧!天才程序员》战队之一,右二为何立人。

称他们为程序员,其实行内人清楚,这是两个工作交集不大的群体。节目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互相都不认识,是想看看他们之间能碰撞出什么火花。

这群真人秀选手不好对付,他们刚进入节目的程序,顺手就测了测有没有漏洞。

出生于1994年的何立人,是一名攻防选手。他的背景是一段传奇,念职高,校长跑路,学校关门,被迫辍学;开游戏代练公司,只带着员工打游戏,也不接单,公司倒闭,在网吧包夜,啃着馒头就着老干妈自学黑客技术,渐有所成,后来加入网络安全公司,维护网络安全成为自己的使命。

这个黑发浓密、面有喜感的大男孩本想抱大腿躺赢100万,结果自己成了团队的大腿,以领先优势带领团队夺冠。在团队中,何立人觉得自己是气氛担当,我在现实中是个比较快乐的人,和同事们的相处也是打打闹闹,实验室有点像菜市场,和大家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出生于1995年的庞天宇,清华大学博士四年级学生,是一名AI选手。他在高一就获得了清华保送资格,是典型的

别人的孩子。但他总结,自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从来不穿格子衬衫,每周打篮球、健身、打游戏、看电影和大家是一样的。

感觉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头发

宋龙十分诚恳地表示,这群程序员完全没有综艺感。他们在进房间的时候,可能看到有摄像机,但一旦投入比赛,他们根本不在意镜头,投入度非常高。即便到了比赛最后一刻,胜负已定,他们也不放手,还在上传数据。

何立人说,一旦开始打比赛,立马忘记了自己在录节目,完全沉浸在比赛中,和平常的工作状态一模一样。面对镜头,庞天宇一开始有些羞涩,第一次化妆,但到了比赛激烈时,他早就忘了真人秀这件事,只享受过程。

观众为什么要看科技类真人秀?宋龙认为,最吸引人的一点应该是大脑魅力。他曾考虑要不要向观众解释选手的

解题思路,最终决定全部删掉:第一,即便解释,普通观众还是看不懂;第二,我们想让观众喜欢上这群人,而不是他们的代码。

节目播出后,何立人去观看观众反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头发,一旦出现一个头发少的,弹幕就会出现,尊重强者。

史成林是一名物联网行业的程序员,看了《燃烧吧!天才程序员》,感觉相当过瘾。之前只是圈内才有的竞赛被搬到了屏幕上,紧张刺激。看到选手历经艰难答出题目,我跟着他们一起兴奋;看到有人抓耳挠腮,我也会关注他们的发量会不会又少了。史成林说,节目中的程序员也都是正常人,也爱吃可乐和炸鸡,只不过更能熬夜而已。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司若认为,偏素人的真人秀是现在的一个发展方向,即把一些专门行业的人引入到综艺节目中,作为真人秀的主角,区别于以往似乎一定要用明星、流量来带动观众的注意力。

的闪回片段揭示了他内心的痛苦和愧疚,同时还隐晦解答了正片里留下的悬念,比如严良和普普的确离开了人世,朱晶晶出事和朱朝阳是有关联的。

故事中,那年噩梦似的夏天一直回响在朱朝阳的余生,直至暮年,他依然回想第一次为严良和普普开门的瞬间;故事外,观众也在回望被小白船恐惧支配的夏天,起鸡皮疙瘩之际,二度解构剧中交织复杂人性的童话。

时隔大半年,导演辛爽用15分钟的时间把《隐秘粉》拉回来,送上了不亚于原剧的震撼。

近来一些热播影视剧也出现预留的精华,不能称之为番外,形式上更接近彩蛋,或者梦幻联动。

例如《想见你》播到尾声,由于大结局被提前泄露盗版,剧组做出热血举动,火速召集原班人马拍了一个彩蛋,崭新的平行时空里,17岁的黄雨萱为已拥有工作室

因为不敢或不甘心放弃,许多人的一生,都将不会离开原地。

《无依之地》中,其实是包含着很古老的东方式价值观的。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时不时会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有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赵婷在电影中,很喜欢拍摄黄昏、灯光、花草,她虽然不太刻意呈现影片的诗意氛围,但依然能够看出她对环境的迷恋。她暂居的汽车营地,她那装满杂物的房车,还有车窗前未知的道路,都是她的桃花源,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她的心境,与这两句古诗非常吻合。

弗恩没法再轻易地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丈夫去世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原因,是她发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与自己、与自然更妥帖的相处方式,无需再通过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来获得幸福与存在感。在《无依之地》中,弗恩与人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而与大自然相处的时间是富裕的。在大自然里,她总会表现出展翅欲飞般的自由感,她在荒石之间游荡,在大峡谷面前呼喊,提灯走向草原深处,在湖水里裸泳,拥有了这种自我认同以及与自然互动的亲密关系之后,现代文明所提供的一切,都瞬间失去了吸引力。

前几天,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到了一名东北旅行博主拍摄的内容,视频展示的是他在西双版纳遇到的房车旅行者。这群旅行者和弗恩差不多一样的年龄,他们选

时隔大半年,导演辛爽用15分钟把《隐秘粉》拉回来,送上了不亚于原剧的震撼。

原来这是直播。

番外一词来自日本,相当于中国人习惯说的外传。番外是对正文的补充,通常不录入正文,是作者主动在题材中加入的部分。番外有很多种,有的番外是让原作中的角色开启新的支线剧情,有的番外则是深入展开了主干故事中提到但未细说的部分,算是给读者一个交待。

《隐秘的角落》番外篇《回响》,就糅合了多种番外形式。《回响》既补充式地展现了朱朝阳在那个夏天之后的状态,他的人生并未真的重新开始;梦境般

影单

《无依之地》:追寻丢失的内心生活

一个地方的经济支柱垮塌,换来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流离失所,曾经热闹繁华的聚集之地,变成过客们的临时场所,《无依之地》所讲述的小镇(小城)故事,正在美国多地上演。在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主演的弗恩身上,观众看到了这代中老年人对工业化、现代城市生活的厌倦,逐水草而居的古老游牧生活方式,重新拥有了魅力,一辆房车,就足以容纳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生活与远方。

弗恩是个经历充满伤痕的人,她失去了深爱的丈夫,与妹妹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她遇到喜欢她的男人戴夫,但在发现戴夫再次陷入舒适又无聊的家庭生活模式时,她选择了悄悄地告别。看完《无依之地》后,很多观众觉得熟悉,认为一个人开车独自上路,是她最好的选择。至于自己会不会像弗恩那样?相信很多人,只是心头有模糊的意识,并不愿意(不敢)去认真地深思,因为那真的会带来真实的触动感。

弗恩不只是她自己,而是很多人。她是那些困在道路上或办公室里的中年人,是即便身在家庭当中也如困兽般焦虑的人,是活在一个自己的、沉重的评价体系中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身份与责任而活的人。区别在于,弗恩通过游牧生活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可绝大多数现实中人,都没法做到像她那样潇洒地一走了之。弗恩只有一辆房车,而太多人拥有一切却好像什么也不曾拥有,

择在安全的地方停车,自己做饭,遛狗,在陌生之地,过着毫无拘束的生活。这样的人群并不少,他们要么退休,要么提前终止了职业生涯,过上了一年四季半数以上时间在路上的生活,如果跟踪拍摄他们,制作出的纪录片,是否会另外一部《无依之地》的故事?

由此我想到,《无依之地》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近三十个电影奖项上百个单项奖的提名,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它拍摄的,并不是一个美国梦破碎的故事,事实上它与美国梦关系不大,它只是专注讲述了现代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人们普遍的一种困惑,以及一些人在这困惑面前主动或被动的一种选择。弗恩内心并不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行为动机,也不会给自己的漂泊之旅赋予什么特别的意义,她以及我们,只是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事情:遵从内心。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认为,人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一种是内心生活,相较而言,内心生活更为重要,因为内心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对于现代人来说,日常生活已经被异化了,生活表面的琐碎之美与仪式之美,被不断加速的时间和超高的劳动强度所挤压,享受日常生活,更多地变成了对填满空虚的欲望的满足。正是因为日常生活的爆炸,才导致了人内心生活的空间,被压缩到极小的地步。人无法从内心体会自己,本该开阔的内心变成狭窄的小

空间,也等着我们自己去发现与开拓。

□ 沈杰群

你不是说每道题都应该有更好的解法吗?

我希望我能一直呆在这个夏天,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不是相信童话吗?

2020夏季爆款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导演辛爽,最近干了一件非常酷炫的事。他带着剧组原班人马来到一台晚会,直播表演《隐秘的角落》番外篇《回响》。演员秦昊、荣梓杉、史彭元、王圣迪再聚首,呈现一镜到底的演出,还原剧中朱朝阳的家、少年宫教室、片头灰色楼梯,还有三只小鸡动画剧场等经典剧集场景。

《隐秘的角落》番外篇的呈现,无论是场景、打光、运镜还是配乐,都让人恍若看剧。直到结尾,画面里陡然出现坐在监视器前的辛爽和一群工作人员,观众如梦方醒:

弗恩只有一辆房车,而太多人拥有一切却好像什么也不曾拥有,因为不敢或不甘心放弃,许多人的一生,都将不会离开原地。

□ 韩浩月

2020年9月,华人导演赵婷的作品《无依之地》,在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这一消息,让赵婷这个名字被更多人记住,也帮她走出影迷圈,进入大众的视野。这半年来,关于《无依之地》的各种消息与讨论,一直没有中断。

因为获奖而备受重视,赵婷的走红,似乎进入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套路。因为稀缺,她的珍贵性得到超乎想象的重视。在大众心理层面,赵婷以华人导演的身份获奖,似乎再次证实了华人创作者的实力,并且也见证了某种偏见被打破后,华人导演新群体的创造力与竞争力,都是值得寄予厚望的。

在赵婷之前,获得过金狮奖的华人导演,有侯孝贤、张艺谋、蔡明亮、李安和贾樟柯,赵婷是第六人,但从崛起的速度与力度来看,赵婷所展示的实力与发展前景,都有着后浪般的澎湃。

《无依之地》的西部片和公路片特征,集合了空旷、孤独、荒凉等反都市化的元素,同时也有私密、自由、随性的个体生命态度。它是一部持有“路归路,桥归桥”态度的独立电影,但又让本土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不约而同地觉得,片中所展示的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很有可能是未来社会的一种主流。